

河南省第一届  
职工业余文艺观摩会演  
得奖作品选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

## 目 錄

- 学文化（一等獎）……………董殿元等（1）
- 洗工服（一等獎）……………齐大才（3）
- 少有的紀錄員（二等獎）……………刘 琰（7）
- 学說話（二等獎）……………李宝仁（11）
- 李秀蘭（二等獎）……………管羣成（16）
- 建筑器材訴苦（二等獎）……………陈清善（18）
- 偉大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三等獎）……………常培林（21）
- 積極营养者（三等獎）……………侯桂林、申玉山（26）
- 会场紀律（三等獎）……………陈玉祥（28）
- 除四害（三等獎）……………姬 健（30）

# 学文化

·開封市公路运输工会  
装卸工人董殿元等集体创作

竹板打，開了言，  
不識字，有困难，  
不会寫，不会算，  
心事話兒都被人看見，  
瞪眼睛，胡乱摸，  
男人跑到女廁所，  
瞎子乱摸尤在可，  
光这些，还不算，  
当干部，沒文化，  
机密文件看不懂，  
文件鎖到櫃子里，  
緊急任务耽誤了，  
開个会，听不懂，  
一扭臉，全忘完，  
拿起報紙黑古洞，  
又是翻，又是看，  
國家大事不清亮，  
是非真假弄不懂，  
胡胡塗塗被利用，  
不識字，害处大，  
有民校，有夜校，  
上了学，換思想，

咱把文化学习談一談。  
不識票子查錯錢；  
外边來信得請人念，  
臨走还得說麻煩。  
咱比瞎子差不多，  
还埋怨人家不給你說，  
咱們乱摸算什么！  
还有大事在后边。  
不少問題出了叉，  
請人家念念受批評；  
上級追問还不知；  
工作受了大損失！  
記个筆記也不中。  
回家也不会去宣傳。  
大睜兩眼看不清，  
人家說咱胡搗亂。  
听信謠言上了当，  
当了特务的傳話筒，  
你看伤情不伤情！  
劝你早把决心下，  
到处都能上学校。  
新舊社会認清亮，

封建残余老腐敗，  
能讀書，能看報，  
我國要走啥方向，  
認識了前途光明道，  
想当初，咱受貧，  
新社會，樣樣強，  
既然咱是主人翁，  
想上學，真不難，  
利用晚上閒時間，  
又工作，又生產，  
只要時間分配好，  
有的說人過三十不學藝，  
歲數大，記性壞，  
一天能學一個字，  
如果咱有四十歲，  
咱要活到七十整，  
那位說：因為俺家有小孩，  
你把他交給娃娃組的王大媽，  
有的說，俺家忙，  
她說那話不夠理，  
抓緊時間少浪當——一兩點鐘還能有多長。  
有的說，俺的腦子不靈光，  
他說這話我不信，  
老婆們，胡想量，  
媳婦上學怕墮嘴，  
老大爺，老大娘，  
上學以後知識廣，

頑固腦筋一掃光。  
國家大事都知道，  
蘇聯大哥好榜樣，  
干起活來有力量。  
文化一點不入門；  
人民翻身作主張，  
就該想法把家當。  
不要學費不要錢，  
兩個鐘頭事辦完，  
又能學習不誤點，  
能夠照顧三方面。  
他說那話哄自己，  
你一回不中兩回來，  
二年學的就不要臉！  
文化知識都學會，  
這三十年來不受罪。  
哭着鬧着出不來，  
啥時候放學再接他。  
洗洗漿漿縫衣裳，  
這邊學來那邊忘，  
你看戲回來咋會唱！  
姑娘上學怕荒唐，  
不如在家把花紡。  
你攔心里再想想，  
覺悟提高那能會浪當！

各种政策学的多，  
回到家里不用問，  
老一輩，少一輩，  
要有一句是瞎話，  
毛主席，發了言，  
到了1962年，  
農村教育很重要，  
不論男女和老少，  
社会主义早实现，  
農業实现机械化，  
回头咱在說工厂，  
电气化來自動化，  
連个号碼不認識，  
劝諸位，下决心，  
只要学习肯努力，  
你劝我，我劝你，  
赶快上学別耽擱，  
我說这話要是對，

知道增產和節約，  
做活比先还要多。  
我說这話对不对，  
当面我就管認罪。  
实现社会主义要提前，  
全國文盲扫除完。  
各地都要办学校，  
文化水平都提高。  
文盲現象要改变。  
不識字干活有困难；  
机器馬達轟隆隆响，  
科学技術要推廣，  
当个小工也甭想！  
別怕用的工夫深，  
鋼梁也能磨成針。  
父母也劝兒和女，  
为了國家为自己。  
快快報名作准备。

## 洗 工 服（墜詞）

洛陽印刷厂工人 齐大才

雪花飄飄北風寒，  
此事出在洛陽印刷厂，  
有一个吃苦耐劳的女工名叫汪秀蘭。

有一段故事向您談。

只因大雪紛紛連天下，  
工人們見了都扑咋嘴  
老年工人發牢騷，  
老天老天你真討厭，  
且不說工人同志心煩腦，  
秀蘭說：光憑那埋怨煩腦有啥用，  
總得想法解決這困難。

一邊說來一邊想，  
這個問題不解決，  
全做新的多浪費，  
要是不洗照舊穿，  
這時候，鵝毛大片雪更緊，

（夾白）啊，有啦……

今天恰巧是星期六，  
秀蘭故意晚下班，  
用繩子捆了個大包裹，  
只因包袱沉重力量薄，  
汪秀蘭咬咬牙來抖一抖勁，  
北風呼呼如狼叫，  
一片銀白難認路，  
嘴里呼呼喘熱氣，  
一不小心滑了腳，  
包袱扔到几尺遠，  
只見雪地上血點點，  
咬緊牙又背上包袱往前走，  
汪大娘一見秀蘭回家轉，  
（夾白）秀蘭，咋到現在才回來？飯都涼了！

工人的工作服潮濕不能穿。  
個個見了心內煩，  
搖頭跺腳埋怨天：  
為啥給俺來為難！  
再來說說小女工叫汪秀蘭。

心內不住地暗計算：  
影響工人搞生產，  
請人洗衣又花錢，  
既不衛生又要爛，  
秀蘭不住的打算盤。

明天休息不上班。  
把潮濕的工作服收拾完；  
小辮子一甩扛上肩。  
上身子晃蕩兩腿光打彎。  
大踏步走出廠外邊。  
雪花光往脖子里鑽，  
深深淺淺行路難。  
身上發燒手臉寒。  
朴通摔倒雪地邊。  
雪窩里蹲下汪秀蘭，  
才知道手背出血淌的歡，  
回到家已經黑了天。  
心內煩氣開了言。

大娘說着忙打雪，  
閨女是娘的連心肉，  
你手上为啥这么多血呀？

秀蘭說：不小心手指碰破了一點點，  
过一会馬上就好完。

汪大娘見一捆衣服旁边放，  
大娘說：今天你又要把衣服洗，

河水成冰又下雪，  
平常你洗多少我不管，  
秀蘭听罢娘的話，  
娘吵閨女是心疼俺，  
(夾白)好，我不洗……可是这……

这……党员不能这样作，  
秀蘭說：媽……

工衣和自己的是一般。  
去找人洗也不方便，  
湊空洗洗有何难。

对着秀蘭把眼翻：  
娘說你總像沒听見，  
你何必找事把活攔。  
人家为啥都脫開？  
沒見給过你一个錢。  
也不讓你去洗衣衫。  
你老先別把气動，  
大娘听了緩了气，  
秀蘭吃飯細思量，

夾白：媽这饅真好吃，下天雪咋磨着磨的面哪？

見秀蘭手上紅鮮鮮；  
扭臉掉淚心發酸，  
快請个医生去看看。

早就猜透閨女的心思和打算。

把命拼上也不粘。  
凍坏了身体可怎么办？  
今天我可把你攔。  
心內不住暗划算：

越思越想她意志堅。

公家衣服要愛惜，  
再說雪下的这样大，  
星期日放假沒事干，  
大娘又气又心疼，  
这妮子你總算有志气，  
公家的衣服公家洗，  
你厂女工有多少，  
算一算你洗过多少次，  
憑你說的天花轉，  
秀蘭說：媽呀！  
不洗衣服也無關。  
急忙拿饅把飯端，  
忽然想起事一端。

大娘說：这事你还不知道，

我想一定沒面吃，

秀蘭說：媽，

是誰在下雪天還想着咱。

大雪連下十几天，

誰知社里早備全。

为啥社里早准备？

大娘一听抿嘴笑，

夾白：这妮子把我当成老落后啦，

誰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好，

照顧有吃又有穿。

秀蘭說：媽媽說的是實話，

媽呀，前天在劇場你親眼看，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

他們流血犧牲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建設一个美麗的祖國大花園。

如今咱吃的飽來穿的暖，

我到河內洗衣衫，

大娘听过被感動，

毛主席領導才有今天。

演的戲叫“万水千山”，

經過了多少困苦和艱難。

應努力節約來增產，

比着紅軍还不是从地差上天！

对着秀蘭開了言：

夾白：秀蘭呀！媽是老糊塗啦。

你洗工服只管洗，

清晨蒙蒙天剛亮，

門兒吱呀一声响，

秀蘭慌忙往前走，

大娘說：洗衣裳咱倆一塊去，

秀蘭一見無計耐，

我媽年近七十歲，

秀蘭說：媽呀！你先回去等一等，我很快洗完就回还。

大娘听过把秀蘭瞞怨，

兩人總比一人強，

秀蘭難打媽的別，

明天我帮你到河边。

秀蘭輕輕開門門，

大娘急忙穿衣衫。

大娘几步赶上前，

洗的快來早回还。

心內好似火油煎，

怎能受得这風寒。

媽虽年老不怕風寒，

快快洗完早回还。

兩個人冒着風寒到河边。



娘倆打開冰凍河，  
咬緊牙關暖暖手，  
娘倆扛着往家走，  
咱倆一同來生火，  
秀蘭說：媽媽你可真進步，  
天亮秀蘭上班去，  
大家同志要學習，  
這本是真人真事一小段，

十指不能再打灣，  
一件件工衣都洗完。  
大娘開言叫秀蘭，  
烤干工衣明天穿，  
不是你幫助啥也不粘。  
人人感動又喜歡，  
學習熱心服務的汪秀蘭，  
唱到这里就算完。

## 少有的記錄員（鼓詞）

南陽機械廠 劉 瑛

戰鼓一打响連天，  
他家住在漯河市，  
个子長得到有四尺半，  
別看他的年紀小，  
上學時候不用功，  
小小干部不願當，  
縣級干部還將就，  
今日盼來明日想，  
五二年在師范把書唸，  
害怕將來畢業當教員，  
五三年河南招開統計班，  
計劃經濟靠統計，  
自從他考入統計學校後，

听我說說咱廠的記錄員，  
自幼上學把書念。  
論年紀他今年廿三。  
李喜元的思想可不簡單。  
從小立志就想做大官。  
區鄉干部那在他的眼邊，  
最好還是當專員。  
不知何時才如願。  
在教室好比坐牢監，  
一聲沒吭竄了圈。  
他在心里暗盤算：  
這一行准能把便宜占。  
個人主義更發展，

將來當個大幹部，  
到那時手上帶着金壳錶，  
皮鞋踏地呱呱响，  
咱不說李喜元經常來盤算，  
領導將他分到南陽地，  
由許昌坐汽車一天到南陽，  
啊？！为啥這房小街道窄？  
他媽的！來到這小城市，  
大城市我住的成習慣，  
再說鐵路也沒有，  
昔日蘇武牧羊北海邊，  
李喜元正在心納悶，  
對！地方越小越顯俺，  
不用說領導機關的位置等着咱。  
那知道，在專署臨時工作三個月，  
又調到工廠當個記錄員。  
李喜元一聽此消息，  
我只說調我到廠當領導，  
瞞怨領導看人不全面，  
李喜元滿懷怒怨進了廠，  
你不知俺的本事有多大，  
要是調到大工廠，  
思想混亂來辦公，  
三個鐘頭寫不出一個字，  
工作浮飄不深入，  
只恐怕身上衣服沾上灰，  
車間主任是個大老粗，

又有錢來又有權。  
呢子衣服身上穿，  
後邊跟着警衛員。  
六個月學習期滿在眼前。  
到南陽來把工作干。  
李喜元兩眼不住四下覷。  
剎時間心裏一涼臉發寒！  
還不是故意擺弄俺！  
來到這，出口氣也覺得不舒坦。  
活活好像在鄉間。  
這如充軍無二般！  
忽然間靈機一動又喜歡。

他蒙着被子哭了大半天。  
誰知叫俺當個小小的記錄員。  
把俺大才小用為那般！  
一看工資分數更心煩。  
憑什麼只給一百三！  
每月份至少也得給五十元。  
一坐就是老半天。  
喝開水却把墨水瓶來端。  
一年半中沒進過車間。  
見到帶油的產品就躲一邊。  
咋能比俺初中畢業的李喜元。

論政治他說得一點不系統，  
干部科長他瞎了眼，  
李喜元終日苦喪着臉，  
下班時間還沒到，  
搖搖擺擺把食堂進，  
先來一個回鍋肉，  
打上半斤紹興酒，  
喜元喝得八成醉，  
嘴里不住出酒氣，  
昏昏迷迷入了夢，  
手脖上帶着金壳錶，  
脚下皮鞋呱呱响，  
將身來到大街上，  
人們見我都得來讓路，  
李喜元好夢做到得意處，  
滿街上誇耀正行走，

（白）“喜元！喜元！”“混蛋！見了我大干部，不該喊我的名字！”話要交待清楚，別的同職，当了大干部，是多为人民服務，他干革命是為了排場、名譽、地位、待遇，常言說：“夢是心頭想”他做夢也當上大干部啦，心中正在高興，這時車間來了一位工人同職，名叫全煥然，喊他要填報廢單。李喜元頭暈眼花忙坐起，

（夾白）他在做夢人家咋知道！  
李喜元猛覺得說話不對頭，  
全煥然說的什麼都沒聽見，  
填的牛頭不對馬的嘴，

論文化他高小課本沒念完。  
這車間主任怎不叫俺担！  
好像人家都欠他錢。  
他就偷偷的溜到街上玩。  
喂！服務員拿過菜單俺看看。  
再來涼拌大拼盤。  
自斟自飲自消遣。  
昏昏迷迷轉回还。  
倒在床上臉朝天。  
他夢見連提三級当了專員。  
呢子制服身上穿。  
后边还跟着警衛員。  
膀子一攤裝威嚴。  
小干部見了我得把头點。  
不由得哈哈大笑声連天。  
忽听耳旁叫喜元

兩眼不住四下翻，  
俺已當上了正專員……  
迷迷糊糊地接過報廢單。  
稀里糊塗地往上填。  
你見了真要气得打戰。

產品名字弄顛倒，  
填數量全煥然有五個，  
你若問報廢原因填的啥，  
老全拿取表來看，  
如果人也出廢品，  
對工作這樣不負責，  
李喜元定神一看真錯了，  
團支部知道了這件事，  
支書待人平常就親善，  
這次支書把話講，  
喜元同志！你來廠工作兩年整，  
小的缺點且不講，  
有一次蔡師傅找你去領料，  
保管處把領單接到手，  
你不該拿着正事開玩笑，  
廠內大量生產脫粒機，  
誰知道 你把脫粒機寫成了脫拉機，  
拿着工作鬧着玩。  
進廠來分配你擔任記錄員，  
喜元同志， 你睜開眼來看一看，  
那一個工人對你沒意見！  
眼前的，社會主義革命正高漲，  
農業合作化大發展，  
全國的廠礦紛紛來競賽，  
毛主席四十條指示你可曾看見，  
全國的人民齊歡慶，  
一天到晚光鬧個人打算，

將廢品項中填上全煥然，  
論重量只有一兩担五錢！  
全煥然的里圈被挖促。  
夾白：我的媽呀！你填的是些啥東西！  
廢品堆上就有你這個記錄員。  
一天到晚你作啥打算！  
眼睫毛一塌無話言。  
又把他找去了個別談。  
對喜元不知教育過多少番，  
態度誠懇又森嚴。  
差錯事故就有幾十件。  
咱舉幾個大的來談談：  
你不該寫他的外號“蔡光棒”  
光人名查對化了老半天。  
生產上造下損失難償還！  
供給農民兄弟來使換。  
你弄得十差九錯不完全。

全國人民熱火朝天，  
私營工商業改造潮水一般，  
爭取五年計劃提前來實現。  
社會主義美景在眼前。  
你倒是愁眉苦臉無笑顏。  
胡吃悶睡心不安。

國家的前途光明又燦爛，  
這都是個人主義來作怪，  
李喜元你仔細想想看，  
只說得李喜元頭低下，  
(夾白)支書同志，我錯啦！

感謝組織幫助我，  
我的錯誤很嚴重，  
今后一定好好干，  
你要問李喜元今后怎麼樣，

是啥東西把你的眼睛瞞！  
資產階級思想把你纏，  
你怎麼來過社會主義這一關！  
不由得眼淌熱淚發了言：

拉我喜元出泥潭。  
請求組織上處分莫容寬，  
改正缺點爭取當模範。  
他的工作勁頭一天大一天。

## 學 說 話 (相聲)

李 宝 仁

甲：人人都應該愛學習。

乙：說的不錯，不學習就不能進步。

甲：您最近都學習一些什麼啦？

乙：聯共(布)黨史，還有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另外在休息時間里……

甲：嗚，您在休息時間還學習，真積極呀！

乙：咳，談不上。

甲：您在休息時間里都學習些什麼呀？

乙：看看報紙啦，雜誌啦，另外還加上一門學說話。

甲：怎麼，您還是這麼高的小孩子？(用手比划)

乙：我說的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甲：嘔——我明白啦！您是想當話劇演員，是吧？

乙：我還想當電影演員呢！我看您是有點不愛看報。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推廣普通話。要是如果全國各地人都學會了普通話，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多大的便利啊！南方人、北方人都講一樣話多好，我們這個大家庭內的成員間不就更親近了嗎？

甲：對，是這麼回事。要是像您說的那樣，那可真好！您想想：一家人過日子，說話卻全瞪眼，該多別扭！

乙：是呀！

甲：我就碰到過這樣別扭事。

乙：什麼事啊？

甲：去年，領導上派我到福建、廣東等地了解一下工作，限定一個月完成任務。

乙：您提前完成了？

甲：提前！兩個月才回來。

乙：怎麼啦？

甲：就因為說話不懂，就誤了時間。我到福建一個工廠，找了一位同志，這一問啊……

乙：全明白了。

甲：全糊塗啦！我問：“你們最近生產情況怎樣？”

乙：他怎麼說？

甲：“文內生三前進金號”（福建話）。

乙：什麼？你慢點兒說。

甲：“文內生三前進金號”。

乙：往年我們錢緊竟記記早。

甲：記記早干嘛呀！人家說“我們生產成績很好”。

乙：這弄那去啦！

甲：我又說：“同志們生產是不是都很帶勁？”

乙：他又怎麼說？

甲：“文球切五啦唉老簡模汗。”

乙：“同志們生產都不出汗啦？”

甲：都感冒啦，干嘛不出汗呢！這是說：“我們廠內有六個勞動模範”。

乙：唉，這怎麼能行！

甲：可不是。我干脆找了個翻譯。

乙：中國人自己說話還得要翻譯。

甲：不翻不成。我把人事科的老張叫來了，他懂北方話。

有個工人很熱情地抓住我的手說：“尼加外”。

乙：這和您說話啦？

甲：我一聽，拉着老張“咱出去吧！”老張問我：“你出去干嗎？”

乙：是啊！

甲：“尼加外”不是叫咱到外邊去嗎？老張說：問你吃飯了嗎？

乙：差怎遠！

甲：我說吃過了，老張又把話翻譯過去：“加給鹿”。

乙：多麻煩吶！

甲：以後又到廣東等地。這回一進廠，我第一個任務是找翻譯。

乙：多耽誤時間。

甲：要不怎會一個月任務，兩個月才完成。

乙：您看看……

甲：提起回來，路過鄭州車站還出了一樁笑話。

乙：河南話比較好懂呀！

甲：有些土語也夠好懂的啦！在站上我去買燒餅，賣燒餅的手

举着烧饼說：“約”。

乙：“約”是怎么回事？”

甲：我一想，河南管吃藥的藥念“約”，这烧饼一定是消过的。

乙：有燒餅消毒的嗎？

甲：是啊！我問他：“有新的沒有？”他說这就是新的，你还熱呢？

乙：剛出爐的。

甲：我說新的为什么还消毒？

乙：是啊。

甲：“消毒”！他一听可楞了，我一看不对，趕緊說：您不說有“約”嗎？他笑了，他說：我問你要“約”个（他比划着）还是兩個。

乙：原來是如此啊！

甲：我買了燒餅又問有咸雞蛋嗎？

乙：他怎么說？

甲：“毛”！

乙：“毛”是怎么回事？”

甲：这回我不乱猜了，就問他：“毛”能吃嗎？

乙：这一下可不会錯了。

甲：这一下更笑人了，誰知“毛”就是沒有，“沒有”怎么能吃？

乙：唉嘛嘛，真是笑話百出。

甲：笑話百出。

乙：所以說学普通話很重要。

甲：重要是重要，可是学，我看很困难。

乙：只要有决心，不爱面子就可以。



我倒不愛面子，就是有點好害臊。

這是一回事呀！

首先在家里我不敢說。您想想我們幾輩子都沒說過什麼“普通話”，我要一說呀，首先我祖父就聽不入耳，他又該訓我：“當了幹部了，說話都變了，燒的……”

這是因為他認識不足，也不習慣，向他說明不就得啦嗎！……也許你在機關里敢說吧？

說我倒說過，不過有時還不如在家里呢！

這是為什麼？

家里雖有人看不慣，倒懇切；可是機關呀，有些同志呀，嘴一嚅露出輕蔑的氣色來，有時甚至干脆粗暴地說：“別撒啦！簡直惡心得我連飯都不想吃了！”

這些同志實在不對！

是呀，自己不學就夠錯的了，還打擊別人。

您還是要堅持學才對，您聽，我同您講話就是用的“普通話”，當然還不夠標準，但我相信將來會夠標準的。

我，我臉皮薄。再加上別人……

您就叫他厚點唄，這是國家決定的呀！對國家建設有利，還有什麼不好意思的？這又不是“燒包”。誰再撒謊，就批評他。

甲：對，您說的對，我一定堅持學。

乙：不，您同時還要宣傳。在家里也說，擴大影響嘛！

甲：好吧，我現在就向您學。

乙：現在就學？

甲：趁熱打鐵嘛！

乙：好，咱們去後台學去。

甲：好。